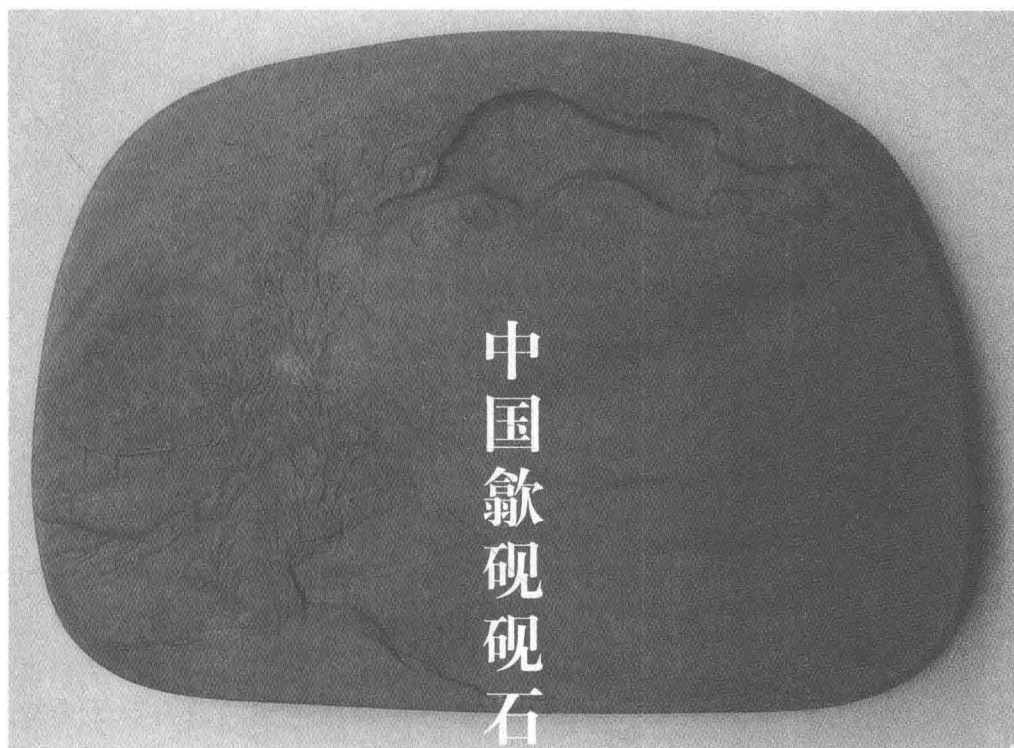


中国歙砚砚石研究

周俊 / 著

Inkstone Study of
Chinese Sheyan

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歙砚石研究

Inkstone Study of
Chinese Sheyan

周俊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歙砚砚石的研究专著,共分九章。第一章阐述歙砚起源、发展历史与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章基于歙石本身特质和鉴赏的实际需求,阐述了歙石特征要素与鉴别要点,提出歙石的关键性特征与标志性特征概念。第三、第四两章通过介绍歙石岩物质组成与结构构造,论述了歙石品质特性,以及观赏性与功能作用的基础与成因。第五章基于古今文献统计分析了歙石石品存在现状,并作归类。第六章提出歙石分类及品种建立原则、标准特征与分类体系,以此将现有歙石分为三个大类、九个类别和52个品种。最后三章为各论,分别就三大类所属类别与品种,以及归类石品进行分类阐述,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

本书适合歙砚和砚类工作者,如歙石与砚石采掘,砚台制作、销售、研究、鉴赏、收藏等业内人士、相关文化考古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师生、歙砚和石砚爱好者等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歙砚砚石研究 / 周俊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03-050398-5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古砚—研究—中国 IV. ①K87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922 号

责任编辑: 李 敏 李晓娟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3/4

字数: 415 000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周俊，男，安徽省安庆市人，安徽农业大学教授。1957年7月出生，1982年7月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地质专业，1982年7月至1995年9月在山东建筑材料工业学院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3年），期间于1984年9月至1986年2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师承杨家骅教授学习古生物学、地史学。1995年9月至今在安徽农业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2002年）。主要从事地质学、地质地貌学、地学基础、农业地质、水土保持学、宝玉石学等学科及有关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自2012年组织歙砚课题组起，随着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徽墨歙砚传统产业保护性现代化开发研究与集成示范）的启动，一直致力于歙砚砚石方面的系统研究。



序

歙砚源于汉魏，驰名于唐宋，因古歙州而得名“歙州砚”，简称“歙砚”。歙砚石材以龙尾山为最优，其砚石有色如碧云、声如金石、湿润如玉、墨峦浮艳、抚之如肌之特点。雕琢成砚则有磨之有锋、涩不留笔、滑不拒墨、墨不易干、涤之立净之优点。历代稳居“四大名砚”之列，南唐后主李煜视歙砚为“天下之冠”，宋人黄庭坚赞其“日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歙砚因之也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文房用具和现代雅士彰显格调的典藏雅品。

歙砚以材质精良、做工精湛著称，精雕细琢的歙砚是传承徽文化的艺术精品，有云“赏徽雕精品非歙砚莫属”，因此历经千年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优质的龙尾山石材与精湛的古徽州雕刻技艺完美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歙砚文化，成为古徽州文化的重要元素。正因歙砚技艺在徽文化形成与传承中不可替代的地位，2006年“歙砚制作技艺”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技部于2012年开始启动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徽墨歙砚传统产业保护性现代化开发研究与集成示范”（2014BAK09B03），寄望以科技促发展、以发展促传承，从国家层面推动对歙砚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实现歙砚技艺的永续传承，并带动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历经千年开发，龙尾山歙石矿趋于枯竭，歙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优质矿石奇缺，如何从石料和技艺两个方面承袭歙砚的文化与历史，成为歙砚技艺传承与保护的难点。项目延请周俊教授作为歙砚砚石分析首席专家。周俊教授从事岩矿研究工作近四十年，专注于宝玉石鉴赏。从2012年加入项目组以来，不分严寒酷暑，带领砚石研究团队先后数十次深入龙尾山等砚石产地，足迹遍布皖、浙、赣，采集岩矿标本数百件，积累大量第一手资料，从沉积条件、成分构成、微观结构、岩理特征等方面对老坑、新坑歙砚石材进行分析，确定了歙砚石材的特质，并对金星、金晕、罗纹、鱼子纹、眉纹等各种歙砚精料的纹理特征、物化构成、成因机理进行科学解析与规范，为歙砚的材质鉴定、品位定级等提供科学的解析方法，解决了歙砚石材鉴定长期存在的随意性大、标准模糊等问题，也为新的歙砚石材矿产勘查、鉴定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方法，推动了项目所设定的传统文化产业科学开发目的的实现。

与周俊教授相识二十多年来，周教授带领我申请基金、做项目、谈人生，无拘无束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亦师亦友。2012年项目组队时，慨然应诺

负责歙砚石材的研究，并针对项目出谋划策，时时处处展现出学者之风采。历经数年辛苦，歙砚石材研究成果累累，遂决定结集出版，名曰《中国歙砚砚石研究》，此既是固化研究成果之举，亦是不负传承歙砚文化的社会之托。

相信著作的出版将有助于歙砚矿源的鉴定与开发，助力歙砚技艺的传承与发扬。如是，则项目初衷达矣。

杨书运 教授
2016年10月于合肥

前言

歙砚自唐宋以来一直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经久不衰。尽管在排列第一还是第二方面与端砚有得一争，但其名砚地位与特有品质是他砚所无法企及的。歙砚是古歙州（宋徽宗时改为徽州）及周边地区所产砚石经徽派雕刻技艺雕刻而成的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徽文化）的具有砚台功能和独特观赏性的文房用具。古歙州现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文化部于2008年1月批准设立的区域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举行了授牌仪式，也是我国设立的第二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域包括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三地，大致相当于古歙州地域。

歙砚是石砚，其砚材称为歙砚石或歙石，做歙砚砚材的研究其实就是歙石岩的研究，或称“歙石学”研究，属于岩石学和地质学的研究领域，这也正是我的专业。自从1978年上大学学地质学到现在，38年来一直在从事地质学方面的工作，教学、科研都是围绕地质学和其有关方面进行的，所以做“歙砚砚石研究”是专业范围内的事。

能做歙砚石的系统研究还得感谢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提供了这个机会，课题名称为“徽墨歙砚传统产业保护性现代化开发研究与集成示范”（2014BAK09B03）。自2012年组成项目组起，就开始做准备，2014年项目正式启动，承担其中“歙砚”子课题的研究工作（负责），主要针对歙砚石的研究，包括野外踏勘、调研，采集标本（样品）、检测分析和深入有关企事业单位学习、考察，查阅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等。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觉得里面的内容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通过项目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自己也有一些体会和想法，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本书的起笔始于2016年年初，当时和项目主持人杨书运教授交流讨论项目进展情况时，他同我商量能不能写本这方面的专著出来，考虑到做这个项目中自己学到不少东西，很有收获，也有一些想法，写一本书正好能把这个工作总结一下，就答应了写书的事。后来发现，自己当时还是想得太简单了，要写成一本书与单纯完成项目是不一样的。实际做起来觉得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例如，许多工作都要提前，以给随后的写作提供条件和时间，其中野外工作要加紧踏勘与采样，以便尽快为写作提供第一手资料；资料的收集整理不但要全面还要有系统性，等等。其间的艰辛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期。但在各个

部门和各方朋友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本书终于如期完稿。在此谨就有关研究与本书写作过程及个人体会作些简要介绍。

1) 野外踏勘与调研。野外调研大多已顺利完成。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于歙县科技局、安徽歙砚厂、黄山市古城歙砚有限公司等政府机构与歙砚生产企业的全力合作。由于联合做项目,我们与歙县科技局等机构和一些歙砚生产企业都有合作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大力支持,有些工作是很难开展的,如野外调研与踏勘,没有地方部门和人员引导,就连进山的路都找不到。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先后到大谷运、岔口镇、庙前、黄蔚、江西婺源龙尾山及砚山村周边砚坑等地进行了野外踏勘、调研和采集标本(样品)。

所到之处,无论是歙砚生产厂家还是地方政府或民间制砚人,都给予热情帮助,并不同程度地提供过实物样品和资料。有些以前我们并不认识,也没提前联系,只是去其店铺或作坊里看看,也没买什么东西,但他们多能主动赠送一些砚石给我们做标本,甚至还特意给我们磨出光面。所以,野外调研工作虽然艰苦,但也非常愉快,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2) 收集资料与整理。收集资料的艰辛不亚于野外工作,从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关于“歙砚”或“歙石”,人们从文化角度谈论的很多,资料很丰富,而从科学方面来研究的却很少。一些关于歙石岩特性方面的论述,多数都是转录前人的资料,有古人的,也有现代的,很多都是来自古人的记述或加上一些发挥,再套上一些现代地质学或岩石学方面的概念或名词,深入研究论述或系统归纳总结的不多。

这也使查阅使用资料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与艰辛,有时要反复查阅或搜寻原著来核实,简直就可以用“发掘”一词来形容。近些年来在众多材料中也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有些还精心研读过,都列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当然,收集资料中也有一些有趣的事,这里仅举一例,就是关于程明铭先生早年的著作《中国歙砚研究》,看过介绍后就特想认真研读一下这本书。当找遍学校图书馆纸质和电子资料只见其书目与简介,而找不到原书时,就分两路找,一是要求学校图书馆有关人员从学校渠道找电子版的图书,二是到程先生老家黄山去找纸质的书。无奈程先生已经作古,其儿女也都不在黄山居住。找他的故友也多找不到此书,后来就找时任黄山市总工会主席的老同学周毅华,托他想办法。当我从黄山回合肥大约一周后,学校电子书还未出现时,他发来邮件,是《中国歙砚研究》的 Word 文档。不知他是从什么渠道借来的书,竟然从封面到封底一页不漏地拍成清晰的照片,编成 Word 文档发过来。当时由于激动加感动,只回了一句:兄弟太好了!由此,也可见有些资料得来不易。

3) 检测分析与研究。通过采样检测研究,我们还发现一些问题,如至今人们普遍认为,歙石岩是板岩或以板岩为主,通过我们的检测研究工作发现,

主要歙石岩其实不是板岩,而是千枚岩。其矿物组成也不是绿泥石+绢云母+石英,而是以绢云母为主,多数含量在45%以上,其次是石英,一般在20%~40%,两者相加通常能达到70%~95%。这部分内容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成果在书中多有阐述,部分成果将作为研究论文发表。

4) 成果总结与写作。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时常不知道自己是在思考还是在纠结,最大的困惑就是——是按照现有方式、方法,用我们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写成一本很传统的专著;还是完全打破现有格局,按照我们研究所得出的观点写一本全新概念的专著呢?就此,我征求过业内一些大师的意见,也问过一些年轻一代的制砚人和砚界人士,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给予支持,也提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于是就写成了目前大家见到的这本书。如果读者以前读过有关著作或是业内人士就会发现,书中许多概念和论述,以及对罗纹、眉纹这些很普通的歙石纹理的特征归纳是以前不曾见过的。

在解决某些理论问题时也时有困扰,如罗纹、眉纹的区别标准与成因问题,此前所见除了泛泛而论或文学性的描述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老同学也是老大哥——安徽省地质调查院的周存亭教授,他是现在为数不多的一直坚持在野外从事地质工作的老地质工作者,退休好多年了还一直坚持工作,知道我做歙石岩研究有些疑问待解时,特地放下手头工作,赶来为我排忧解难。我对歙石纹理进行构造分析就是在与这位老兄讨论后得到的启发,事实证明用构造分析来解释大多数歙石纹理的成因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诸如此类分析及相关方面的内容在本书中都有论述。

书中特别要强调的有以下六点。

1) 在歙砚起源与演变历史中,一是提出了歙砚起源历史在汉代前后,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唐开元年间;二是提出元明清三代500多年中,歙石一直都在开采制作,而不是过去认为的仅清代乾隆年间有过一次开采。

2) 根据古代和现代的有关资料对古今出现过的歙石石品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品类归纳。

3) 将歙石特征进行分类归结,分成外观特征、功能特征、物质组成特征和结构构造特征四个方面;提出观赏特征与品质特征的关键特征要素与核心指标;将物质组成与结构构造作为歙石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特征要素的重要方面;提出关键性特征与标志性特征概念及其鉴别歙砚、歙石的重要意义(标准)。

4) 根据研究成果对歙石进行了重新分类,提出歙石品种概念。建立了新的分类原则和分类体系,以此将歙石划分为三个大类、九个类别和52个品种,以及部分新建石品。

5) 三大类分别为纹理大类、面理大类和玉质大类,九个类别分别为罗纹、眉纹、水浪纹、龟甲纹、星纹、晕纹、鱼子纹、玉带纹、歙玉。每个类别下分

别建立若干品种，一般为5~7个，共52个（今后可以根据采发情况和研究进展作适当增减）。确定了大类、类别划分与品种建立的标准，指定了各大类、类别和品种必备的标志性特征。

6) 根据新的分类体系将现有石品对应归入三大类、九个类别及相应的品种当中，并进行了分别论述（即各论），所有歙石石品（包括新发现或新命名的）或个体都应该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占有一个对应的位置。

当本书成稿时，我感觉到的不是完成任务后的轻松，而是好像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很多地方我自觉仍有欠缺。但时间不等人，如果再有一年，也许会写得更好。当然，也许一年后，又会感觉有新问题。所以还是这样拿出来，让业内同仁来共同修正提高吧！

想起这几年来与这些采石制砚、以砚为生的人们的接触，他们的坚持和无限的创造性使我感动。他们是在做企业，他们制砚、售砚，需要盈利来养活工人，也需要赚钱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但他们与那些纯粹生意人完全不同，他们总是带有那么一股文化气息。他们雕刻砚石，整天跟石头、铁器和泥水打交道，他们的手是粗糙的，石粉、泥浆已经沁入皮肤，他们说自己是粗人。当他们把双手平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时，他们的手让我无形中产生了敬意，当与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时，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与坦诚。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总让我觉得，他们的灵魂深处有种高洁的东西在闪光。我时常想把我与他们这几年来相处时带给我的欣喜与感悟表达出来，但却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

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是我学习、再学习与不断提高的过程，我学到许多歙砚与砚石方面的知识，与制砚人的交往使我感受很多，已远远超出了砚的范围。例如，与柯仲运先生的交往，初次见面是我闲逛去他的砚铺子看砚的时候，当时就相谈甚欢，要不是同行老师催我回合肥，估计说上一天我也不会离开他那个名为“点石斋”的砚铺。后来我们的交往就通过电波了，他的许多砚雕作品在本书中也有体现。他说自己只是个砚工，读书不多，但我觉得他谈吐不俗，为人坦诚，不失大师风范，我们之间总有种神交的感觉。

在所有给我提供资料的人中，有些我们有交流、有交往，也有很多是从未谋面、未有交流的，但他们一直都是支持我坚持下去、努力做得更好的力量源泉。还有许多先生，虽然我只是读过他们的著作，但他们同样也是我的供养者。有时我从他们的书上所得到的帮助比其他帮助还要大，有些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应该都在这本书中有所体现。因为是他们滋养了我，故而我写成了这本书，就如养分滋养了树，因而树结出了果实一样。他们所写的著作和资料中蕴藏的智慧与闪光的思想一直在启迪着我，照耀着我前行。正是各位先生的著述使我对歙砚的许多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才有这本书的出版。

本书能够顺利写成并出版，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首先要感谢项目组

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很多工作难以开展，做起来会困难重重。感谢项目策划人张承祥教授和项目主持人杨书运教授的支持、理解和帮助。特别要感谢歙县科技局鲍丽仙局长，很多次野外考察、踏勘都是她亲自安排和联系接待方，给我们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感谢方维国副局长和所有支持我们工作、与我们共同赴野外考察调研及接待我们的县、乡镇和村委各级领导和朋友们。感谢安徽歙砚厂（歙县工艺厂）厂长周美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大师和聚墨堂老总项胜利（省级非遗传承人）大师和黄山市古城歙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秋生（省级非遗传承人）大师的无私帮助，他们不仅亲自给我们讲解歙砚采发制作情况，还派其得力技术人员给我们做野外踏勘调研的向导和业务指导。感谢砚雕大师柯仲运、张泽球、潘声吉，还有年轻砚雕师傅胡彪、吴震、胡彬、吴伟和好友茶砚轩的方小牛先生，以及朱祝新先生和胡冬生师傅，还有许许多多的制砚、藏砚人。感谢他们无数次不厌其烦地为我答疑解惑，提供许多精美照片和资料，无保留地向我展示他们的创作。感谢歙县博物馆，在非开放日特为我们开馆，并为我们热情讲解和提供有关藏品资料。感谢我的两位老同学，安徽省地质调查院的周存亭教授和黄山市总工会周毅华主席的友情帮助。还要感谢屠人凤、韩露、李慧云、刘乐等安徽农业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他们不辞辛劳与我同赴歙县大山深处的各处采坑、婺源龙尾山等地考察调研、采集标本、收集资料，其中许多漂亮的摄影照片就出自他们之手。

特别感谢安徽农业大学朱江副教授，她不仅在各方面全力支持本书的写作，并抽时间将全部书稿通读了一遍，还对许多地方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使本书尽可能地避免了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失误；其许多好的建议，也使本书增色不少。没有她的全力支持，本书很难如期完稿。同时，也感谢家人的陪伴。

为了写这本书，我查阅了大量古人与今人的资料，这也是一个鞭策和激励我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由于时间短，一切从头开始，强度还是很大的，原本还一直担心自己坚持不了，会中途放弃，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不仅仅是兑现对好友杨书运教授的承诺，也是完成了自己给自己步步加码的任务。虽然总是想要做到更好，直至尽善尽美，但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最后，也要感谢自己的坚持，如期写成了书稿。

作者
2016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歙砚的起源与发展	1
第一节 歙砚的起源	1
第二节 歙砚的历史沿革	5
第三节 现代歙砚的发展	17
第四节 歙砚的机遇与挑战	20
第二章 歙砚砚石特征与鉴别	28
第一节 关于歙砚的古说今论	28
第二节 歙石的特征要素	35
第三节 歙石的外观特征	37
第四节 歙砚的品质特征	48
第五节 歙石的鉴别	51
第三章 歙砚石的物质组成	56
第一节 概述	56
第二节 野外调研与标本采集	57
第三节 板岩类歙石	63
第四节 千枚岩类歙石	65
第五节 歙石原岩	67
第六节 主要歙石矿物	72
第七节 歙石物质组成的实例分析与思考	83
第四章 歙砚石的结构构造	91
第一节 概述	91
第二节 歙砚石的结构	92
第三节 歙石的构造	96
第四节 面理与线理	107
第五节 劈理	115
第五章 歙砚石石品	128
第一节 关于“石品”的古说今论	128

第二节 歙石石品的品类与品名	130
第三节 罗纹	133
第四节 眉纹	136
第五节 金星、金晕等	140
第六节 鱼子纹及其他杂类	142
第七节 歙石“品类”知多少	145
第六章 歙砚石品种与分类	148
第一节 歙石品种与石品	148
第二节 歙石类别的划分	151
第三节 歙石大类与类别划分	155
第四节 歙石类别的划分依据及其分析	159
第五节 分析与讨论	178
第七章 歙石各论：纹理大类	183
第一节 概述	183
第二节 罗纹类	183
第三节 眉纹类	197
第四节 水浪纹类	210
第八章 歙石各论：面理大类	218
第一节 概述	218
第二节 龟甲纹	218
第三节 星纹	225
第四节 晕纹	232
第五节 星晕纹成因分析与问题讨论	240
第九章 歙石各论：玉质大类	245
第一节 概述	245
第二节 鱼子纹类	245
第三节 玉带纹类	254
第四节 歙玉类	261
参考文献	266

第一章 歙砚的起源与发展

歙砚，又称歙州砚，因产于安徽南部的古歙州而得名，为中国四大名砚（歙砚、端砚、洮河砚、澄泥砚）之一。制作砚台的材料称为砚材，歙砚是石砚，即制作歙砚的砚材是天然岩石，古代称为歙砚石或歙石，沿用至今。其主要产地包括安徽南部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的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现属江西）等县。现代研究表明整个黄山山脉周边都有产出。

第一节 歙砚的起源

歙砚石最早究竟是何时被发现，并采发制成砚台应用于文房，进而流行于世的？这就是歙砚的起源问题，现在业内的争论正越来越激烈，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砚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其实这在过去已经不成问题，因为在业内几乎已成定论，即歙砚起源于唐代开元年间，并且起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

关于歙砚起源，《中华砚典》和《中华砚学通鉴》都有这样的记载：“歙砚，安徽省歙县所产砚台。其始创，洪景伯于《歙砚谱》中说：‘歙砚始创于唐开元中，猎人叶某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携数石以归，湿润过于端溪石。’后叶氏子孙将石献给歙县县令，县令命匠人制为砚。”（陈日荣和欧清煜，2005；欧清煜和陈日荣，2010）洪景伯，名洪适，南宋著名学者、书法家，字景伯，鄱阳人。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省门下平章事。著有《歙砚谱》一书（欧清煜和陈日荣，2010）。

能称为《中华砚典》和《中华砚学通鉴》，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不过，关于猎人叶氏逐兽进山得砚的传说故事最初见于宋代唐积的《歙州砚谱》。《歙州砚谱》即使不是最早也是较早系统论述歙砚的著作之一，其中有采发、石坑、品目、名状等10则。宋人唐积在北宋时曾任过婺源县令，其在《歙州砚谱》开篇“采发第一”中，一开始就以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说明了歙砚的来源：“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垒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湿润大过端溪。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制为砚，由是山下始传。”同《中华砚典》和《中华砚学通鉴》引用洪适的说法基本一致。但唐积的《歙州砚谱》在先，洪适是南宋人，其《歙砚谱》应该是引用唐积之说，还有同为南宋人的高似孙在其《砚笈》中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关于歙砚起源的记载，也应该是引用唐文。同样的故事，叙述着同样的事，其源头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宋代唐积撰。关于唐积记载的这个传说故事的真伪，或者仅仅只是唐积自编的托辞之说，我们后面再做讨论。

这一观点在现代仍很流行，作者最初接触这一说法是在研读著名砚雕大师、歙砚研究专家胡中泰先生的《歙砚的鉴别和欣赏》时，胡先生关于“歙砚始于唐，盛于宋，衰退于

明清，复兴于现代”的说法，给作者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当时作者对歙砚的起源年代尚没有系统认识。到开始准备写这本书稿时，研读的古代和现代的书籍材料也多了起来，在所有阅读的关于歙砚和砚类的书籍中，胡先生的《歙砚的鉴别和欣赏》是作者读得最用心的一本，其给作者在认识歙砚的许多方面都有很大帮助，本书后面在叙述或讨论石品中有一些图片就是引自胡先生的这本著作，在这里先向胡先生致谢。后面有些讨论中如果有意见跟胡先生相左的话，还望见谅。

与胡中泰先生观点一致的还有不少砚学大家们，如著名砚学专家、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研究员蔡鸿茹女士在她的《书林挚友国之瑰宝》中就指出：“唐代是砚台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相继出现了端石、歙石两大专用砚材，……”

再如，张占鳌编著的《砚台》一书中就有与宋人唐积相类似的说法或就是引用唐积的话：“歙砚起始于唐开元年间。相传猎户叶氏……”还有如2000年，张伯元、印汉云、蔡国声等先生在《文房四宝》中就明确指出：“歙砚始出于唐代开元年间。”就连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也多认同这一观点。歙砚始采于唐开元年间几乎已成定论。至少说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歙砚起源于唐开元年间的观点已为业界大多数专家学者们认同，说成当今业界的主流观点也不为过。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提供着新的实证材料，国内有一些专家学者对“歙砚始采于唐开元年间”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且认为歙砚早在唐开元前就已经出现的说法越来越多。例如，据裴建华先生自述2001年2月在《中国收藏》杂志上发表《歙砚鼻祖》一文，以安徽和县苦石楼画廊收藏的一方南朝歙石四足辟雍砚为实证，提出了“歙砚的首制至少不迟于魏晋”之说。

我国已故歙砚研究专家程明铭先生以安徽省博物馆藏“汉代三足圆形石砚”等两方歙砚作为实物证据，综合其他材料，提出：“歙砚始于年代早于端砚，早在汉、晋时期已有歙砚问世，但不普遍，到唐、宋时期才遐迹闻名。”（程明铭，2001）

砚台收藏家吴战垒出版于2002年4月的《鉴识古砚》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平板砚虽然所用石料不一，但已发现使用歙石。这也可能是出于偶然，但从砚史的角度看，这是最早的歙砚，其历史比端砚要悠久得多。”

有意思的是，文学大家苏轼也同唐县令一样，曾以拟人化的手法写了一篇文章《万石君罗文传》，描写在汉武帝时，书生罗文因玉质金声，受到汉武帝重用，任中书舍人，专门负责起草朝廷文书，助成文治，以功封万石君。有人认为这是苏轼借《万石君罗文传》，用拟人的笔法为歙砚立传，“罗文”即“罗纹”歙砚的谐音。暗示苏轼已猜测到歙砚出于汉代，出土的汉代平板歙砚可以作为一种物证。

章放童先生在其《歙砚温故》一书中提出一些考证来证明歙砚起源于东汉，如果这些考古资料可信的话，歙砚起源于东汉或东汉以前是没问题的，除非考古资料有假。

从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可以得出：①断代为南北朝的歙砚有“安徽和县苦石楼画廊收藏的四足辟雍圆砚”和“杭州宋歙砚楼藏歙红四足方砚”；②晋代歙砚亦有两方，“杭州宋歙砚楼藏歙石三足圆砚”和“安徽省歙县项村出土的长方形石砚”；③汉代歙砚多为砚板，典型的歙石砚板为“杭州宋歙砚楼收藏的鱼子金星砚板”，还有就是“安徽省博物馆藏的三足圆形石砚”（前述程明铭先生据此提出歙砚起源于汉的依据即为此砚）。

综上所述，南北朝有歙砚，晋代有歙砚，汉代也有歙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歙砚的起源不在唐代开元中期，其时间可往前推800多年，在东汉或东汉以前。

也有人试图从龙尾山的实际情况来推测歙砚起源于唐以前，如胡中泰在其“歙砚发展史”中就提出：去过龙尾山的人都知道，能用来制砚的龙尾石，尤其是像叶氏所发现“莹洁可爱”的佳石，在山的表层是找不到的，而是处于岩层之中。这正如元代江光启《送侄济州售砚序》所云：“砚材之在岩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先剥去顽石，次得砚材极粗，石之最紧处为浪为丝。”因此，叶氏发现龙尾石之处，很可能是前人开采过的旧坑旁，以此而论，龙尾砚的起源则早于叶氏发现之前了。当然，也不排除历史上因山洪暴发或地震等因素，造成砚石外露的可能。

这种推测是很有道理的，歙砚属于浅变质岩，硬度和抗风化性都不高，暴露在地表很快就会被风化，即使是地震或山洪暴发冲刷暴露出来的石头也很快会被风化，坚者不易风化的也会很快形成石皮，不可能看到所谓“莹洁可爱”的外表。只有水中的子石，由于流水的不断淘洗，才能出露良质，但也多有石皮，未必都是“莹洁可爱”。其冰清玉洁般的石质一是要打磨抛光，二是要碰到好石头才行。

讲到唐积笔下的那位叶姓猎户打猎打出来的歙砚，作者突发奇想：这是唐积的问题！唐积想说歙砚起源于唐，但又不好直说，因为在当时没有证据，当时人可能也不讲证据。于是就编了这么一个故事，也许在他那个时代故事比证据更重要。故且听之罢了，何必较真！不过他的故事有个很大的漏洞，世人多不计较，有些耐人寻味。那时候的一个猎户，有多大的学问，不但认得石头好，可以做砚石，还可以“刊粗成砚”，那得有多大的学问呀？要是把故事改编一下就更有说服力了，那个叶姓猎户，看到石头好，可以做磨刀石，就带回家，做了磨刀石，或者做个石桌、台面之类（如果足够大的话）也有可能。若干年后，某个县令（如唐积）体察民情，去这个猎户家家访，碰巧看到了这磨刀石或台面可以做砚，就下重金买了去（要想让故事曲折些就写强抢而去），这才“刊粗成砚”或直接请砚工雕琢成砚，上献朝廷，皇上大悦，升了他的官，抑或封侯晋爵。

关键是唐积他怕麻烦，没写这么多，也许是那时候纸墨都很贵重，舍不得拿来说这些闲篇。或者他是当县令的，知道那时候的县官不会跑那么远到一个山旮旯里去访困问苦的。总之，苏轼老先生能托“罗文”去拜访汉武帝，后得加官晋爵，还封了“万石君”，暗喻罗纹歙砚曾游走于汉庭，唐积他借叶氏猎人之手将歙石从龙尾山上搬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作者居然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续篇。说这个叶氏猎户不是一般的猎户，而是一个高中的进士，不知何故隐居在龙尾山中，因而才发现了龙尾砚石。还有说这叶氏本就是秀才，等等。真不知是该说这个故事编得越来越离奇呢，还是得说越来越无趣。进士也好，秀才也罢，要是说不得志去种地也有几分可能，要是去打猎，那得是文武全才。打猎是什么？是拼杀，是搏击，是追捕！不说追杀野兽，就是独自在荒野野林中生存也不是一个书生能做到的。如果有这样的胆气和搏击精神，一个进士何必要隐居深山老林，演义这个后世几代才将这破砚送给县令的故事，还不如自己凭进士弄个县令，直接拿着砚去见皇上。再说了隋唐时期，门第概念仍很盛行，九品中正制仍有影响，科举初试，有多大的正经，中了进士还隐居深山？所以，这个故事的真实

· Inkstone Study of Chinese Sheyan

性耐人寻味!

其实,苏轼的《万石君罗文传》也好,唐积的叶氏猎户的传说也罢,都只是一种托辞。按说,苏轼比唐积名声大多了,应该信苏轼而不是唐积。为什么会相反呢?关键是苏轼是当作故事写的,告诉人们,这只是个故事。唐积比苏轼胆子大得多了,敢把故事当作正事来写,告诉人们这是个正事。可能苏轼老先生当年也没有多大底气说,歙砚起源于汉的。而起源于唐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唐人柳公权都将其列入四大名砚了。谁还能怀疑唐时有歙砚。大家都说了,我也说,大家是对的,我也是对的。从未有人说过,你说了,就有可能带来非议。人的从众心理又一次战胜了创造意识。从众保险,而创造就可能要冒险,甚至会成为众矢之的。连苏轼老先生也只能假托“万石君罗文”来传词达意,何况他人。

本书关于歙砚起源问题的看法是在研读程明铭、裴建华、李尧、章放童等先生的著述中受到启发产生的,其中以程明铭先生的著述读得最多,尤其是他的《中国歙砚研究》《歙砚与名人》等著作都反复读过多遍,受益匪浅。

说歙砚的起源,作者觉得应该分两步看。第一是出现的年代,只要一出现就算有了,即只要有一件实物砚出现就算是起源时间,即歙砚出现在此时或此时以前,就是说考古证据很重要。第二是流行年代,这不仅要实物,还要看实物的多少和文献记载情况。这个就比较复杂些,当然还有人为的因素在其中,无中生有或熟视无睹的事都可能会出现。另外还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再加上历史存遗的不完备性问题。此概念系作者根据古生物学中化石保存不完备性原理提出的,即历史遗存的东西中途会经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造成其不完备性。历经数百上千年的历史变更,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会造成当时很流行的东西可能没有保存下来,或保存下来的个体很少,而在另一种相对比较平稳的环境中也许当时仅有很少的个体却被意外地保存下来了。例如,我们现在发现的古物多数都是通过墓葬保存下来,而流通于世的东西却很少能保存下来,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在判断历史遗存的古物起源问题上,作者个人认为:只要有实物出现就可以认为已经起源。至少是在当时或更早的时期就已经起源。至于它的起源时间是定在当时或更早期,这要看遗物的成熟程度。与同类物件或相似物件相比,其成熟度越高,说明其起源时间越早。如此类推,有考古实物证明,歙砚起源时间应该在汉或汉以前。

同时也要考虑到包括歙砚和所有砚在内的“砚”的发展演变历史,歙砚是砚,其发展演变脱离不了“砚史”的发展演变。

关于歙砚的起源历史,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作者支持程明铭等诸位先生所说的歙砚起源于汉或汉以前的观点,至少在东汉已经出现制式比较成熟的歙砚了(如《中国古砚鉴赏》中提到的太和县李阁乡汉墓出土砚)。随后,在晋代及南北朝时期不断出现,唐、宋时期已经遍及中华大地。

到唐代,柳公权将其列为四大名砚之一,应该有了相当的影响,绝不是刚刚兴起那么简单。说是达到第一次盛世应不为过,至少应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相当流行。要知道,当时的砚台不像今日,多是摆设,或者说是装饰品。所谓文房四宝砚为首,当时从皇家到官府、到文人,乃至账房先生,砚台可都是很多人挣饭吃的工具,不可或缺,甚至像农民